

风吹过午夜，春天就熟了／村庄最后一点灯光下，老人目光祥和／
与孩子们在梦里相遇／风继续吹，吹动一块旧门板／和门里门外翻
转的日子／狗吠高一声，低一声，惊扰着河边／一只灰雀，关于巢
的规划／植物在春天的响动里，无法入眠

诗经里的房子

中国文联出版社

风雅丛书

高文◎著



图书记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社山雅风)

ISBN 978-7-104-02894-9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中国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中国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中国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中国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诗经里的房子

高文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紫竹院路110号中国文联出版社

邮编: 100027

电话: 010-28030251 28030252 28030253

28030254 28030255 28030256 (发行部)

真: 010-28030245 (发行部)

前: 新华书店

编: 济南百利印务有限公司

本: 850mm × 118mm 1/32

张: 80

数: 1000

字: 2007千字

次: 2008年12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号: ISBN 978-7-104-02894-9

价: 189.00元(全10册)

社址: 北京香厂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经里的房子 / 高文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8.12
(风雅丛书)

ISBN 978-7-104-02894-9

I.诗… II.高… III.①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4808 号

诗经里的房子

策 划: 吴淑苓

责任编辑: 吴淑苓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济南百川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总 印 张: 80

印 数: 1000

字 数: 2007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2894-9

总 定 价: 180.00 元 (全 10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传承诗歌的月光(总序)

施战军

中国新诗最初的兴盛时代,诗人们大都是聚集在校园里彼此同气相求地用心吟唱。对于那时的诗人来说,无论你是教授还是学子,自由的青春的校园,都是诗情诗句的渊藪。近一百年来,校园的星影、树下、水湄、桥边,一直都有诗人来标示纪念,或驻足或飘过、或举目或凝眉、或欢乐似蝶或忧郁如铁。最迷人也最典雅的诗歌丰产阶段是“新月”时代(而在我心目中校园诗人的最高峰乃是冯至,校园里发出的诗之歌延及“九叶”,依然可以视为这类流风遗韵的僭存)。前朝风骚,曾几何时,尤其是“新月”辉润中天之际,山东大学校园就是最美的月亮地——当然那时候的山大校园是在青岛,“新月”的文人雅集,曾是那座海滨城市最生动的人文传说。

随着国运的影响,“载道”和“代言”的写作逐渐遮蔽了“言志”与“个性”的创作,工具性的教化功能设定,使得诗歌很少作为个人心智能量的独特性表达而产生影响。及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化大学成为新的发展时尚,雅兴减退,诗情稀薄,不能不让人产生“明月何时照我还”的喟叹、怀念和巴望。

大部分诗人以分散的姿态、零散的句子,标示着小众诗歌状态的时代性。即便优异者,也多可用“大隐隐于市”的典故自况且自嘲,也有其中少数选择重返校园,与今天大学并不发生过多体制性

关联,只选择“人文”——“文学”——“诗”这样的望月之路。他们彼此照拂互相取暖,头脑清爽,心旌涌动,诗兴难抑。

这五位诗人的诗集的出版之际,和其中的大部分作品的写作时段,正是在他们就读于山东大学作家班期间,王展、黄迪声、高文、程建国、陈忠,五人诗风各有千秋,他们在今天这个诗情匮乏的时代做无功利的吟诵,以“神圣的羽毛”的质地,以“划破音乐的气流”的锐利,以“听春天咬破窗户”的敏感,以“越过山/便越过了历史”的通达,以“身矗云端踏绝顶”的放旷,既立体地展现了诗心的魅力,也为这所有着优秀诗歌创作与研究根基的大学,传承着诗歌的月光。

总在归途(序)

——读《诗经里的房子》

马 兵

读高文的新诗集《诗经里的房子》越发坚信他是一个丰富又单纯、沉郁又澄澈的诗人：丰富沉郁的是他诗作关怀的面向，大到故乡、命运、时光、死亡与拯救，小到一只麦鸟的鸣唱、一株树的青春抑或一次八楼的见闻，他烂漫的诗情随时引爆，无远弗届；单纯澄澈的是他诗思凝定的指向，从“风吹过午夜”“八月的杯底”“诗经里的房子”“葡萄园的传说”“海上箫声”与“时光旋舞”这些辑题里，已然能感触他对静美醇和之境的深情绵邈。

很难对他诗作出归类，因为他与新世纪以来诗坛芜杂躁动的纷争无涉；他的诗歌里有雅言，有口语，但并不构成一种书写身份的焦虑。也许他的职志所在就是做一个静守心灵的简单的人，用他的每一行诗铺成通往归途的栈道。这里的归途遥指的不单是诗人的家园，更是诗歌的家园。一句话，高文这些年的作品颇符合我们每个人最初投注到诗歌里的向往，用一次会心的阅读交换爱与美与温暖的力量。每当有人面对晦涩奇崛、拒人千里或者满嘴垃圾、卑污不堪的诗作而质疑自己的鉴赏力时，我想他们该去读读高文的作品，他们会知道其实有人在固执地维系他们对诗歌的景仰。从这个层面而言，高文是个不合时宜的诗人，他不先锋，不批判，不

文化,不异化,他无法被贴标签,也入不了“与时俱进”的诗评家们的法眼。但这却无妨这个总在归途的旅人的自得其乐,甚而这一次的归途更远,他要抵达东方的诗典。

在与诗集同题的诗里,他写到:“遇见你时,你正在家乡的田间走着/坡上苗木青青,坡下河水闪光/我从水边的植物上,/顺手摘下一个词语/在诗经里,为你盖一所房子。”这样的诗句在现代语境中成功激活了传统诗歌留给我们的审美感受,且保有一种维系人心的温暖调性。而收录在第一辑《风吹过午夜》中的组诗《大河·诗经》更是诗人直接向诗典的致敬之作,比如《采诗》:“老人手持木铎,沿着阡陌/从古枝上采摘民谣/树下,一面乡间大鼓坐化成石//两个静坐的孩童/是缠在时间上的鼓音”,寥寥几句,借“老人”、“孩童”与“鼓”微妙的勾连,歌咏的却是民间亘古不散的诗的精魂。这首诗在静美之中别有骨力,诗人仿佛化身为一柄鼓槌,让现代的孩童手持着把巨鼓敲响,遥遥地回应着在商周老人的心房。它不由让人想起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名言:“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诗人的溯流而上,不正是对民族伟大记忆的找寻么?事实上,诗集里的第一辑、第三辑和第四辑的诗大都如此,眷恋生命,留恋乡景,既内蕴着古典雅致的文韵,又心思绵密地排除了浪漫主义的夸张,而对字词细腻的锤炼则历历呈露了唯美的情怀。

在原典、原乡之外,诗集的另一个主题是对日常性的超越,比如在被黄昏切割的房屋内、在“水桶,马扎,书包,凌乱的抹布”中发现“上帝赐予生命的美”(《猫在追赶一片树叶》),在“松仁,板栗,榛子,核桃”等坚果里找寻力量来捍卫爱情粗拙的本质(《坚果》),在停了电的黑洞洞的楼里聆听先贤的心音(《声音》),在被静电击中的惊悸的瞬间意外接通诗的神圣(《触电》)……诗人似乎总能在人们习焉不察之处体会一种人被悬置的生存状态,再用诗意来冰释这错乱悖谬的感受,来表明自己绝不是一个世俗价值

的轻易就范者。在《静物》里，他提到了内心与世界的“距离”：“我说不出这些玻璃杯之间/有什么本质区别/那些白酒，啤酒，在俚语里分解/而眼前这只杯子，面对我/收下水的宽容，与安静/这是离心最近的液体——/在一杯水里，我享受与世界的距离 //那些声音，隔着水泛滥成灾/我的身体越来越僵硬/越来越失色，水声开始荡漾/握着杯子的手/有一半，已褪化成玻璃”。诗人躲在由纯水与玻璃构筑的掩体里，近于孤绝地抵抗“泛滥成灾”的声音，即便手会化为玻璃，留下的也是晶莹的痕迹。这首诗从某种意义上成了高文栖居姿态的一个隐喻，彰显了他从来不屑与庸常合谋的坚持。

整本诗集在修辞上延续了诗人此前的风格，重质感，轻理思，重情景，轻语象，对语词组接高度敏感。他就像一个高明的捕手，总能用十足的耐性和敏捷的神思捕捉到那微妙而幽微的词汇，以对应刹那即逝的灵幻的意绪。他写鹰的“眼睛攫取天空的风景，不为自己/只为馈赠给旷野，嗷嗷待哺的草地，和花朵”（《鹰之一》），他写城市“清晰如一道伤痍”（《经过》），他要把“一抱阳光/窖藏进冬天的深井”（《暖冬》），他看到风“把海吹成一幅油画”（《海》）……这样的诗句鲜活葳蕤，自鸣天籁，读来真给人一种快意淋漓的感受。

如果说还有什么给诗人的必要的提醒，我希望他能更多地“来到人间”，在飞扬中不妨降落，在归途中不妨回头，超越凡俗是难得的品性，介入当下也是伟大的担当，所以诗人如果能把预设给乡土与神圣的诗意分一些给现世，让忧患与理想相互照亮，或许能赋予诗歌更沉实的力量。

（马兵，上世纪七十年代生，山东大学文学博士，曾工作于山东文艺出版社，并任《闯关东》责任编辑。现执教于山东大学文学院。）

诗经,或面朝大海的歌唱

——高文诗歌印象

焦文静

中国人对家的眷恋就是对一所房子的眷恋。

如果找一所房子定居,我希望是海子的那座,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样的房子是很多人的理想,也是高文的。他用诗歌砌成房子,采撷诗经的灵魂汇成闪光的句子,流淌成清澈婉转的小溪,绕过花树盛开的篱墙,流向爱和美理想。房间里有音乐流淌,莎拉·布莱曼有如天籁般悠扬的歌声正在倾诉着一段爱情故事,令人窒息般忧伤,在房子每一块古典的砖里都渗透着现代的旋律,每一次的交汇都迸发出令人心悸的诗句。他将他理想的房子盖在凤凰岭,盖在静姝斋,盖在文史楼,盖在心灵的小屋里,盖在每一个幸福的角落。诗经里的房子是他灵魂的故园,他以诗为家,接亲情进来,接爱情进来,使房子有了魂魄,有了生命,有了灵气,也有了暖意。

高文是我的师兄,学识如长,宽厚如兄。每次在山大学院一同上课,他都是安安静静来,悄无声息地走,很少同我们开玩笑;有时我们开他玩笑,他也只是报以温柔敦厚地一笑,笑里带着腼腆,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温暖。他以诗为神,虔诚备至,以诗会友,

充满真诚。在充满欣喜和敬畏的阅读里我发现了诗人人格的魅力和他诗意的绵长。

如果诗人也可以用五行来概括,我觉得高文应该是一位水性的诗人。他从不放弃,有着水的执着,他是那么固执于爱和美的理想,固执于对诗歌的热爱,并为这种诗意的理想灼烧着、疼痛着、奔跑着、呼喊着;他从不激烈,有着水的品性,水样的静谧,水样的婉约,水样的清澈,水样的细腻,水样的柔情,水样的谦卑……诗是世界上最美、最凝练的语言。我很佩服诗人,能够在喧嚣的都市里坚持读诗和作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这个诗歌沦落的年代,写诗不仅不能带来功名利禄和现世的回报,甚至也不能获得大众的理解。但是,始终有一些像高文这样的诗人,为着自己心中的理想在写诗,为着心灵的召唤在写诗,始终怀着一种干净、纯粹的态度在写诗。

《诗经里的房子》这本诗集就是用爱和美的理想铸就的,读来温暖而踏实,就像是融解的冰川,破冰的河流,所有都市的喧嚣和烦躁都消解得无声无息,那坚硬的躯壳里很少被唤起的一抹温柔崩溃得一泻千里,豁然间,心地通明开阔,宁静异常。

他在诗中总是按捺不住对故乡、对亲情的回忆。透过他的描述,带我们看到一个活色生香、民风古朴的中国式乡村——凤凰岭。他的诗歌画面感极强,从他寥寥几笔漫不经心的勾勒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高文笔下的画面,有过农村记忆的人都是熟悉的。他描画的是凤凰岭,也是每一个北中国的乡村,从他画出的这个农村,可以看到我们小时候生活过的农村,一个记忆中的农村。即便是一个从未去过凤凰岭的人,也会被他这种情绪所感染,对这片土地产生感情。比如这首《秋凉》:

黑夜落到凤凰岭上
地瓜干晾着,白晃晃的月亮

秋凉，不需要人来看护

回家的路上

我躺在牛车上看天

母亲头顶的霜

透过黑棉袄，白花花地刺眼

恰如一帧山水小品，诗歌仿佛把我们带入了这样一种意境：夜幕降临，月亮从山头爬上来，我和母亲从田垄赶着牛车晚归回家，正是瓜熟蒂落的季节，家家户户在凤凰岭上晾晒着地瓜干，在这个民风淳朴的小村，不需要人看护也相安无事，充满温情，母亲在前面驾车，我躺在牛车上望着天空数星星，一抬头，猛然间看到母亲的白发飘拂在夜风里，在黑漆漆的棉袄映衬下刺得我一阵心酸。恍惚中，我已是少年。

又如“我从一根树枝上，看见/父亲的背，进入盛果期”（《盛果期》），把压弯了腰的父亲来了个拟物的比喻，不动声色地把汹涌的情感埋进了果实；“父亲推着独轮车上岭/果子带着红晕上树/母亲背着柴草回到大门口/炊烟望着我离家的方向/艰难地上升”（《方向》），把父亲在田间劳作的艰辛，母亲对游子的望眼欲穿仅仅用几个果子、一缕炊烟就形容毕现。记忆中的画面，一个一个铺展开来，每一个场景都是他记忆深处难以割舍的，魂牵梦绕的，但是他却忍住情感的澎湃，始终保持了一种恬淡、婉约的表达方式，读来仿佛是一阵清风，夹杂着野花野草的苦寒清香，在大地上缓缓掠过。他带我回到童年，有着农村记忆的童年，与土地和乡亲亲密接触的童年。

爱情诗也是这本诗集的一大亮点。那些有关爱情的传说、感悟和哲思，或零星地散落在字里行间，或完整地呈现于某个章节。他表达爱情的理想也是云淡风轻，却并非淡而无味，而是清新隽永，读来齿颊生香，“难怪我会把这条路/当成家乡村前的小河/在

梦里,和你一起追着落叶”(《内心的风景》);他的诗更像是古典的词或小令,不露声色的脉脉含情,于无声处听惊雷,“午夜过后,雪还在下/下得无声无息/想要说的话,无声无息”(《白色跷跷板》),“静姝斋,坐落在灵魂高处/为我收走遍身风雨,和尘埃/我看到,静女等在哪里/哪里就出现一座城隅”(《静女》)。他在诗里赞美纯洁的爱情,“我五月的新娘,是充满水声的花语/为爱情,献上碧玉和白瓷/献上山谷,一束高贵的火焰”(《玉兰花》);他在诗里悼亡逝去的爱情,“担仔客拆了——藤椅,音乐/城市角落里,你亲手为我修复的/心灵小屋,也拆了……担仔客拆了/那杯珍珠奶茶最后的味道/来不及复制/像一个人无情地转身/留下绝版的哭泣”(《担仔客拆了》)。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诗总让我觉得笼了一层氤氲的潮气,有一种化不开的湿润,仿佛是泉水边吟哦的李易安,又像是在凡婀玲上歌唱的朱自清。当我在疾驰的大巴上一路向南的时候,我的这种感觉更强烈了,他的诗植根于北方的厚土,却如此地贴近江南。

我认为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他对城市、对人生的感悟,他对远古的火山口说,“时间已落潮,荣耀亦逝去/还有什么不能放下呢”(《放下》),这何尝不是他对自己在说呢,又何尝不是对我们的启迪呢?就像是蜉蝣一样,在这个欲望的都市里如果只知道攫取不知道放弃,最后只能累死在辗转奔波的途中,不如且行且放下,可能会走得更远;他对桃之夭夭的土地说,“这些年,我没有出卖土地,村庄/我的乡愁,却被城市兑换”(《我必须忍住每一朵桃花》),这是每一个背井离乡的游子的困惑,是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下人到城市人角色转换中的无奈和迷茫,“车水,马龙,城市崛起的速度”正在更改着生活中的一切,包括习惯,包括记忆;他对这个城市说,“如果这些脚步声走远/城市,同样会抽空表情”,他从光影城市的繁华里看到了无边的落寞,也看到了巨大的空虚,“……就像节日/可以舶来,而信仰无法舶来一样/有些东西,始终

不能靠近”(《狂欢夜》),他是扎在城市喉咙里的一根刺,拔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海子说,诗就是那把自由和沉默还给人类的東西。每天,我们都被有形无形的框框约束着,被巨大的喧嚣和浮躁包围着,难得有闲暇关照一下自己的内心。诗,无疑是抵达心灵最好的桥梁,让我们在诗里,把什么都放下吧,和高文一起在他搭建的房子里,纵情理想,畅想人生。

2008年10月6日夜

(焦文静,女,上世纪八十年代生,供职于济南某政府机关。
就读2007级山东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班。)

冰下的火焰： 一种质地纯粹的诗歌抒写

——高文诗歌印象

陈 忠

高文的诗歌是需要静下心来细读的，尤其是在万物静寂的深夜，全身放松下来，阅读着他那意象清晰明快、直白精确的语言表达出的意境，我们不得不惊叹他的创造力和对诗歌敏锐的捕捉能力。他的诗歌擅长描写已知的世界和自己对此的反映，用明晰的写作风格表达出对自然世界和内心世界的敏锐感觉。

“风吹过午夜，春天就熟了/村庄最后一点灯光下，老人目光祥和/与孩子们在梦里相遇/风继续吹，吹动一块旧门板/和门里门外翻转的日子”。在诗人准确的个人语言意象的包围里，读者可以看见诗人在灵魂里设置了什么痛苦、悲悯和爱，我们就知道他内心的“春天”已经找到这个春天的深度和河流的明亮。

遇见你时，你正在家乡的田间走着
坡上苗木青青，坡下河水闪光
我从水边的植物上，顺手摘下一个词语
在诗经里，为你盖一所房子

你穿了盛开的棉花,穿了柔软和温暖
从三月,走到下一个三月
记忆中白色的鸟,将蓝送往的高度
至今无人抵达

就像迷恋春天的所有词汇,我爱上
去诗经的每一次徒步
静女——无论在哪行诗里等着
我都会用纯棉,布满你居住的斋室

有一天,你说:我怎么变成棉花一样了
静姝斋里的声音,很轻,很细
带着湿润,极像月光下你的名字
用一把小刀
修改着我,每次逃亡的企图

——《诗经里的房子》

在我的阅读直觉里,这是一首难得的好诗。它是很难用惯常的批评语言来评价的,高文在这首诗里,以一种余味无穷的语调,光亮了一段“至今无人抵达”的情感“徒步”,每一个心灵纯净的人,不需要批评者的解读,也不需要了解作者的情感背景和创作理念,都能愉悦地从这首诗里体味到其诗弥散性的美感享受。其中这样鲜活的句子我很喜欢:“就像迷恋春天的所有词汇,我爱上/去诗经的每一次徒步/静女——无论在哪行诗里等着/我都会用纯棉,布满你居住的斋室”,它以一种细密的隐喻方式漫洒出柔曼的气息,使流泻自内心深处的独语有了灵性,使得整首诗歌浑然天成。

准确地说,高文是一个营造意象的高手。他的诗歌现场感非

常强烈,他有把一些现场的物质带到读者眼前的能力,让事物自己说话,让人沉迷在他的诗歌中欲罢不能。村庄、篱笆、桃花、月光、树林,这些似乎看上去静止的名词,在作者有节制的掌控之下,有了隐喻性的张力。所以高文的诗歌所呈现给我们的语言符号总是本能地触动着我们的情感神经中枢。“荒原上,当我在一只羊头骨里/听到花开,你的魂魄/就潜入活下来的诗歌里了//你离去后,那张日历一直在风中/不停地,让一个人/掀动另一个人的伤口”在这首《海子》里,我们阅读到的已不再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那个浪漫而忧郁的海子,我们的视觉被紧紧地钉在了“另一个人的伤口”上,一种淡淡的哀伤由此抵达到了读者的内心世界深处。

这次,我像绕过青春一样

绕过小树林

电话亭旁,那个男孩

朝着远方大声喊叫

一些时光,恢复记忆

发现我走过时,惊心的苍老

——《小树林》

高文的这首《小树林》,让我很自然地想起了山大校园里“小树林”。多年前的小树林,如今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了,曾经的美好时光仿佛在魔棒的挥动下,用一句咒语就被残酷地遗弃了,即使残留些许记忆,也是破碎的、零散的、悲凉的。每一个人都有不愿长大的情结,因为少年是美好的、纯洁的、无忧的,是与庸俗而物欲的时代相抵触的。长大就意味着烦恼、迎合和逃避,就意味着诗意的生活从此开始庸俗化。高文在这首诗里,用一个电话亭旁的男孩朝着远方大声喊叫的细节,不动声色地却又是残酷地让我们

都“惊心的苍老”了起来。卡夫卡说过：“总而言之，我们只该去读那些会咬啮、刺痛我们心灵的书。书如果不能让人有棒喝般的震撼，何必浪费时间去读它。”，我想，诗歌也是如此。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高文诗歌的特色，那就是：冰下的火焰。他以灵敏的感触，捕捉着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诗意，并通过内心一条被繁花掩映的小径传达出来。让人们在其安静的叙述中，感受到隐匿于静谧意境之中低低飞翔的思想与情感的火鸟。

诗人马兆印在一篇评论高文诗歌的文章中评价道：“他对语言智性提炼的底色回归，由平面的叙述转向立体的建构，由单元的空间转向多元的维新，从这种自信中，让我读到了他对生命的探察和体验。”的确如此，高文的诗歌语言具有意义的多指性，隐喻性，在不断被解构的过程之中，他的诗歌语言能够把真实变为虚拟，同时又把虚拟变成真实。“很深的钟声浮上山顶/神用大片白光，宽恕我负罪的幸福（《中午的神》）”，“那满树的光，和绿/是春天碎裂的泪（《文史楼》），这些俯身即拾的精致诗句，大胆而又诡计，奇特而又婉约，他的诗歌语言具有雕塑感，脉络清晰而又线条流畅，他的诗歌语言落尽铅华，因情而生，寓情想象，由心而发，让极简省的母语释放出无限的回味和遐想。

高文的诗歌没有病态的呻吟和附庸的趋宠，也没有迎合潮流的泛滥抒情，只有简朴的语言、悲悯的情怀及个人日常的生活。他身处在这辽阔宽广的鲁中平原上，倾听着大地的呼吸，赤裸着自己的灵魂，像那片神奇的土地上盛产的蓝宝石，在诗歌的阳光下，闪烁着。

我不知道我这位山大作家班有才气的学弟，在走出诗经的房子之后，会给我们留下些什么，是继续穿梭在云端，体验更轻盈的飞翔？还是怀抱着阳光，窖藏进冬天的深井？也许，在海边种植的花园里拔草根，点月亮，享用俗世的日子。或者他看见了：